

土耳其最近政局之發展

唐 屹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因土軍參謀總長聯合三軍總司令共同簽署發表備忘錄，要求成立奉行凱末爾遺教，推行改革政治之內閣，以挽救土國當時之社會紊亂危機。艾里姆教授 Nihat Erim 奉土總統蘇奈命，退出所隸之共和人民黨，組成超然內閣以推行改革。及今年，又因各黨反對蘇奈總統為加強艾里姆內閣權利以便利推行改革而提出之「暫時停止全國政治活動」之建議，迫使艾里姆辭職。早在此前不久，艾里姆曾訪美，加強土、美合作關係。左派恐怖份子之暴力活動，及艾氏辭職前蘇俄國家主席包戈尼來土訪問，皆為晚近土國政界大事，上述諸事對土國內、外政策上有相當之影響，今試簡述如左：

一 土總理艾里姆訪美

土總理艾里姆 Nihat Erim 應美總統尼克森邀請，於三月廿日抵美訪問三天，商討增加美軍援、雙邊關係、塞島問題、歐洲安全會議及禁植鴉片等諸問題。其隨行代表團中重要人物包括：外長拜玉兒根 Haluk Bayülken、國家計劃組織參事艾突爾 Menduh Ayfür、參謀本部後勤部部長古內啞兒少將 Sedat Güneş 等。由其隨行人員名單可見其訪美主要目的在求美增加軍、經援助。

艾氏行前發表聲明稱：「……土、美關係近二十五年來皆表現其合理發展，土、美在北約中聯盟。同時以一九四七年杜魯門主義宣佈以來及今，雙方建立深厚友誼。……晚近土耳其特別關注美、俄雙方對世界問題之爭議，因為土耳其是處於二個集團、二個世界之界線上……」。

事實上，二次大戰後及韓戰後，土、美關係極為良好。其後土、美雙方摩擦日起，「U-2飛機事件」、「塞島問題」及「詹森書信」等諸事件之發生，使土國朝野對美國深起憂慮懷疑。認為「吾人所謂友邦之美國，早晚有一天會把土耳其在空中無降落傘推下」。亦因此之故，土國開始加強其與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間之關係，美國則輕視土耳其之存在。

土、美關係之低潮及蘇俄勢力之深入，在土境內近年來不斷發生反美活動及左派恐怖份子之暴力革命活動。維護土國存在之最大一支力量，即土耳其武裝部隊。二十五年來，美國支付土國國防費用之大部份，土國接受美國軍援總數約十二億美金。土國歷史上對俄國南下黑海及地中海之政策即抱憂慮警惕態度視之。近年來蘇俄勢力伸入中東及地中海更引起土國當局之關注。美國增加軍援希臘軍政府，特別是售予希臘「幽靈式」噴射機，又打破土、希間之軍事平衡。土國為更新現代化武器及強化國防，只有尋求美國之軍、經援助。過去雖有法國倡導「地中海區無武裝化」政策，難獲土軍方之採信。土國認為所謂「地中海區無武裝化」，即以地中海區衰弱之美國勢力對抗黑海區之強大蘇俄勢力，會導致東西雙方軍力失平衡，土國正處東西之交界上，其後果不堪想像。數百年來土國所担心恐懼者即在此。

美國方面以土國戰略地位重要，為確保北約南翼之安全及美國在東地中海及中東地區之利益，應繼續或增加軍援土國。故尼克森在三月廿一日親告艾里姆說：「無論美國國會如何主張削減援外計劃，但我以為必須同意土耳其所處之特別情狀及必須按此情狀採取行動」。

因土、美雙方皆感互相重新接近友好之需要，故尼克森及艾里姆之會談在極友好氣氛下進行，事後亦以二國共同一致觀念方式發表聯合公報。

據報導，艾里姆訪美所獲之成就有：(一)美國對土軍援由原美金六千萬元增至一億元。經援由原美金四千萬元再增加一千五百萬元。(二)美國總統宣稱永遠強力支持土國之安全、領土完整及獨立。並同意不得有直接或間接干涉土國內政之原則。土、美繼續緊密合作以確保雙方及其他盟國之安全。(三)為確保北約南翼之安全及增強土國國防力量，美助土軍現代化。同時美以財經援土，助其推行工業化及達成自給自足。(四)美國總統感謝艾里姆在土境內之禁植鴉片及其他麻醉植物之人道行為。同時美國將以雙方或多方援助土國農民因上述禁植計劃而遭受之損失及改善其生活。(五)雙方以為塞島問題應按現存之一九五九年倫敦——蘇黎支條約，以和平商議方式解決之。(六)尼克森向

艾里姆解釋其訪匪、俄之事項，艾氏讚揚其為和平所作之努力。

以上除第四、六二項外，土總理訪美之主要目的可謂全部達成。增加美軍、經援土，使土國防、經濟力量增強，故為艾氏訪美之主要收穫。然第二項美總統保證土國之安全及不干涉內政原則，則係針對蘇俄集團而發。原自土俄復交以來，蘇俄及其附庸極力滲透土國，企圖以城市游擊戰方式瓦解土國社會秩序，同時在土境內製造階級鬥爭及種族分裂運動，欲割裂土國，特別是土東部庫特族獨立運動晚近較前大為興起。土方深感內部顛覆及外部壓力之困擾。美國總統該項宣稱，可視為艾里姆訪美之另一大收穫。至於塞島問題，土、美雙方觀念一致，今後發展可能對土方有利。

一一 左派恐怖分子暴亂

土、俄復交以來，共黨在土加強滲透顛覆活動。共匪勢力出現中東後，土國境內主張暴力路線之激進左派份子力量急速增長。其主要工作對象乃學生、工人、少壯軍人、激進知識份子及農民。因土國社會較保守，對工運及農運成效不大，兵運除少數少壯軍官外亦難得大多數之響應。所謂知識份子主要以新聞文化界為主，其成效亦不大。惟學運，則因土國學生傳統及環境影響，其成效遠較其他運動為大為深。

土國左派學運公式及其過程，簡單言之可謂由「擁凱末爾主義愛國」經「反美愛國」至「建立社會主義政權」三階段。其中因採取手段、方式及路線之不同，各派系間常起糾紛。最後以極端份子為成員之「造反青年」Dev-Ceng 最為聲勢浩大。其主張以暴力路線，推翻現有政府，建立社會主義政府。其中又可分為柯錫金派及毛派等，以其手段及路線為區分標準。

左派份子活動因受治安機關打擊，同時左派份子亦認為應提前點火舉事，故其核心份子秘密組成「突厥人民解放軍」Turk Halk Kurtulus Ordusu、「突厥人民解放黨」Turk Halk Kurtulus Partisi及「突厥人民解放陣線」Turk Halk Kurtulus Cephesi等組織，以從事土耳其第二次解放戰爭及山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救突厥民衆為口號，從事左翼反政府暴力活動。並以「人民戰爭」為手段，組織小核心戰鬥體，接受國內、外之金錢、物質、武器及其他爆炸物等援助，以爆破恐怖破壞現有社會秩序，最後建立區域政府為目的。

土耳其最近政局之發展

左派恐怖份子之活動，以打劫銀行、綁票、爆破、擄掠外國外交人員及駐土外籍專家等為主。其所製造之混亂是去年（一九七二）三月十二日軍事干政之主要原因。艾里姆在三軍之支持下，組織超黨派內閣，一方面欲加強土國內政上各項改革計劃，同時對左派無政府主義份子之暴力恐怖活動大肆搜捕壓鎮。年來「土解」及「造總」等組織主要成員多人受軍事戒嚴地區司令逮捕歸案，現正加緊審判中。

左派恐怖份子中部份重犯，因得軍中同黨之助，曾由伊斯坦堡軍事看守所中掘地道逃亡。因而引起軍中清除左派軍人之運動。本年三月十二日，軍事干政一週年紀念中，土軍參謀總部以「對無政府份子提供物質及精神援助」為由，將五十七位軍官及十一位土官開除軍籍，其中包括幫助恐怖份子查揚Cayan等五人由伊斯坦堡越獄之軍官。

在安卡拉遭第一戒嚴軍事法庭判處吊刑之「土解」三首腦——即格滋迷夫Deniz Gezmiş、阿塔蘭Yusuf Aslan及亦難Huseyin Inan，其死刑判決於三月十日，眾議院以二三八票贊成及五三票反對情況下通過。參加投票眾議員共二九七人，正義黨、民主黨及信任黨皆贊成。執「中間偏左」路線之共和人民黨投反對票。退出共和人民黨而組閣之總理艾里姆，於投贊成票時，說：「我們並不想為死刑之決定而在法律上作變更」。三月十七日，參議院以九十四票對四十四票通過該死刑，投票中依然是正義黨及信任黨贊成，共和人民黨則投反對票。

三月十二日，艾里姆於軍事干政周年紀念之廣播電視中聲明：「無政府主義活動，乃一無結果及無希望之活動」及「有人想分化我們，使我們自相殘殺，使土耳其成爲一塊油餅好吞食」。三月廿五日，共和人民黨因參、衆兩院皆通過維持軍事法庭對三左派份子所作之死刑判決，而向憲法法院提請廢止該項死刑。同時在國會討論再延長軍事戒嚴二個月一案中，正義黨籍眾議員森古萊爾Smail Hakkı Senguler指共和人民黨魁爲無政府暴亂事件之首腦，導致國會中口角，在整個共和人民黨退席情況下，正義黨、民主黨及信任黨投票贊成再延軍事戒嚴期限二個月。

二十八日，在黑海濱歐爾都Ordu省雲野Ünye雷達站工作之二英籍、一加拿大籍外國專家，被十名「土解」及「造總」份子綁架。恐怖份子綁架之目的，乃欲以三外籍專家爲人質，向土政府交換上述三名被死刑之同黨。土

政府雖儘力拯救三外籍專家，然在尼克沙爾 Nikaar 附近紅水村 Kizildere Köyü 被政府軍包圍之恐怖份子，見無法逃脫，乃先槍殺三外籍人質。其後十名恐怖份子除「造總總主席」屈爾克臣 Ertugrul Kurkcu 外，悉數遭殲滅。

紅水村事件，引起國際間之關注。在土國內，則關連日後之政潮及艾里姆總理之辭職。三月卅日起，土總統即就當前土國政局與各黨領袖及軍事首腦交換意見。而左派恐怖份子暴力活動已引起全民之憤怒，該十名恐怖份子之被捕殺，使恐怖份子深受打擊。今後其活動將逐漸減少衰弱。

三 包戈尼訪土

蘇俄國家主席包戈尼於四月十一日由莫斯科飛抵土京安卡拉作爲期一週之官方訪問，從過去帝俄以來三世紀，包戈尼爲俄國元首訪問土耳其之第一人。其隨行二十二代表團中之重要人物有：阿塞拜然共和國主席哈里羅夫 Kurban Aliyevich Halilov，外國經濟關係部長斯卡查夫 Semyon Andreyevich Skachkov，第一副外長庫滋涅佐夫 Vasily Vasilyevich Kuznetsov，第一副國防部長及武裝部隊參謀總長庫里丘夫 Viktor Georgiyevich Kulikov，第一外貿副部長塞米恰思特諾夫 Ivan Fedorovich Semichashnov 等。

土、俄原爲世仇，彼得大帝以來俄國南下尋求暖水港出海之政策，首當其衝受害者即爲奧斯曼帝國。長久以來土耳其人對其北方強鄰即操嚴密注視之態度。距今五十一年前土、俄二國皆在其對抗內憂外患情勢下，互相締結之友好及親密關係，雖然土方一直遵行不渝，然因俄方製造緊張而使友好關係破裂。譬如一九二五年凱末爾時代，土俄雙方所簽訂之「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在一九四五年爲俄國單方面宣佈廢除，因獲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而欲乘機擴張南方疆域之史達林，要求佔領土耳其其東部喀什 Kars、阿爾達汗 Ardahan 等省及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韃靼尼爾海峽。因而迫使土耳其放棄中立政策而親近西方。

史達林死後十年，於一九六三年在所謂「解凍時期」土俄雙方開始重新接近，其間最重要之關係即在增加貿易及商業。十年內，二國間貿易額由一千萬美金增至一九七一年之八千四百萬美金。蘇俄在戴米瑞 Saleyman Demirel 執政時期先後以三億六千六百萬美金撥土，建立煉鋼廠、煉油廠等五

大工業基地。除上述經濟援助關係外，土總統蘇奈 Cevdet Sunay 亦曾應邀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訪俄，柯錫金亦於一九六六年訪土，雙方交往較密。

此次包戈尼雖以回拜土總統蘇奈訪俄爲名訪土，實則乃配合蘇俄最近環球外交攻勢，拉攏逐漸與美國疏遠國家之一種手段。綜觀包戈尼訪土期間之言論，總以「加強土、俄合作及友好睦鄰」爲由，極力鼓動土耳其向蘇俄作更進一步之接近，同時以「技術合作」、「文化交流」、「許多好處」等作爲引誘土耳其之釣餌。土方以歷史原因及土國國防安全考慮，回拒蘇俄之建議。四月十二日土、俄雙方正式會談中，包戈尼提出重簽一九二五年「土俄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之建議，爲土方以「當今土國境內左派無政府主義份子將國家推至危亂之時期，此一建議乃不合時宜」爲由拒絕之。

自土、俄復交以來，土國內地下共黨活動日益增強，俄國是指揮土境共黨活動之幕後主子，土國上下早已詳知。晚近無政府主義恐怖份子之游擊戰活動，實受設於共黨國家之「我們的電台」Bizim Radyo 所煽動及指導。因之土方在包戈尼訪土期間，官方一再提出「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平等及不干涉內政之原則」等問題。二國報紙輿論更直接了當要求包戈尼制止來自共產集團之直接或間接干涉土國內政之活動。

據以上背景及實際情狀，在包戈尼十七日離土時，雙方共同發表「基本原則公報」及「聯合公報」。

所謂「基本原則公報」乃二國依凱末爾及列寧所制定之二國間友好、和平及善鄰關係，按聯合國憲章及原則所制定之善鄰關係原則之宣言，其要項爲：(一)兩國間之關係，依照凱末爾及列寧所建立之和平、友好及善鄰傳統而推進。(二)尊重雙方國家主權及權利平等。(三)尊重雙方國家領土完整及疆界不可侵犯。(四)雙方互不干涉內政。(五)尊重各國之選擇及發展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之權利。(六)不訴諸武力及武力威脅，本國領土不得允許爲供反對別國之攻擊及破壞活動用。(七)尊重條約及其他因國際法來源產生之義務。(八)國際糾紛應循和平方式解決。

由以上所謂「基本原則」而論，土方固然將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國家平等及不干涉內政等原則提出，然此諸項原則亦爲蘇俄集團在處理國際事務上之口頭禪。而第三項「互不侵犯」原則及第六項「不訴諸武力及武力威脅」……原則，顯然是所謂「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之基本要件。土耳其雖

拒絕與蘇俄重簽一九二五年之「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然在蘇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表明其對北方強鄰之「善鄰友好政策」，以資應付。

在「聯合公報」中，土國對蘇俄經援貸款助其建設工業設施等表感謝，雙方同意擴大正在依恩肯德龍 Iskenderun 建造之鋼鐵廠，產量由年產二百萬噸增至四百萬噸。同時雙方同意準備一九七二——三年之文化交流計劃。土、俄雙方在官方會談中，除就二國間問題商議，並就其他國際間重要問題，加以檢討；其中包括中南半島、南亞次大陸及中東諸問題。其中較重要者即歐洲安全會議及塞島問題。

蘇俄力促土國贊成及早召開歐洲安全會議，土方以為「在未充份準備下而召開歐洲安全會議，將不能得合理之結果」，以為美國及加拿大應參加該會議，並主歐洲安全會議及合作會議應一併召開。因彼此觀點之不同，雙方在聯合公報中對歐洲安全會議一項僅予「特別注意」。

就塞島問題而言，蘇俄在會議中除主張塞島為「獨立主權國家，土、希二族和平共存」外，並要求「撤退所有外國軍隊」。土方以為「土軍之駐塞島乃係按國際條約之原則，為保存土裔塞人之安全及維護塞島之獨立，並非為反對希裔塞人」。土、俄雙方在聯合公報中宣稱：「雙方尊重塞島土、希裔人民在和平及絕對安全條件保證下二族社會之法律及利益，塞島問題應循和平道路解決，雙方主張維持塞島之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並宣稱反對反土裔之Enosis活動……由上述可知蘇俄在塞島問題上，與土耳其共同宣佈反對Enosis之活動，可視為土耳其爭取蘇俄支持其對塞島問題立場之初步勝利。

聯合公報中聲稱，土總統蘇奈已接受包戈尼之邀請其再度訪蘇，日期則日後再訂。

蘇俄在美、匪接近以來，即加強其外交攻勢，俄、印、俄、埃間「友好條約」簽訂後，本年四月九日又有俄國——伊拉克為期十五年之「友好及合作條約」之簽訂。此為俄國在南亞次大陸及中東阿拉伯區之外交勝利。但就土耳其所處之歐、亞、非三洲交通要衝之戰略地位，北約南翼防線之要塞及俄國歷史上南下必經之要道而論，俄國勢必極力加強其在外交上拉攏土耳其。由包戈尼在土發表之「俄人真摯希望與土耳其人善鄰友好合作」之言論及要求重簽一九二五年「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其目的在：

土耳其最近政局之發展

(一) 粉碎北約南翼防線；如土耳其採親俄中立政策或直接與俄國簽訂「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則希臘軍人政府之反共態度勢必深受影響。俄國一方面可免除其腹部受脅之苦，另一方面可順利南下中東及地中海，帝俄時代以來之「南下政策」可遂行無阻。

(二) 俄國在對土展開外交攻勢時，已開始對伊朗及巴基斯坦作更進一步之接近。印、巴之和談，俄國實為幕後調人，土、俄如更進一步接近，則共匪之經巴、伊朗、土耳其而延伸至巴爾幹各國包圍蘇俄之通道將被切斷。俄國努力設法爭取巴、伍、土三國之友好合作，對匪而言，在切斷其西進之道。對美而言，在破壞北約及中約聯防組織，而開南下捷徑。土耳其更為北約及中約聯接之樞紐，故極力爭取之。

包戈尼此行訪土，雖未能達到預期之簽訂「土、俄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之結果，但亦獲得相當成就，此點可由雙方發表之「基本原則公報」中證實。土國方面至目前為止在外交政策上仍採「聯美而不得罪蘇俄」之政策，繼續留於北約中，同時遙引共匪。土國之對俄「善鄰政策」，一方可緩和俄國南下勢力，另一方面多少爭取俄援加速其工業建設。

土總統蘇奈於未來二度訪俄中，俄國可能再向其威脅利誘，以達到重簽「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之目的。土方之接受俄國之建議與否，視美國對北約及對土之政策而定。

四 艾里姆總理之辭職

土國左派恐怖份子之活動，因有國內、外之支持，故國會中前民選執政黨政府實難以正常法律途徑解決之。早前孟德列斯 A. Menders 總理因對學生運動採高壓手段，結果被革命政府軍事法庭判處吊刑。此後土國執政當局即對學生運動採不干涉主義。政府之軟弱態度是左派學生佔據校園，右派民族主義學生攻擊左派，最後釀成雙方流血事件之主因。至此社會情勢紊亂已極。

因前民選政府戴米瑞 Süleyman Demirel 內閣之不干涉學生暴力活動、左派新聞文化界之反政府宣傳及在野黨之牽制。左派勢力囂張，秘密聯絡軍人準備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極右派份子亦積極佈署欲起事屠殺所有左傾份子。原訂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八日發動之左派政變為軍事當局偵破，十二月土軍

中右派凱末爾主義將領在武裝部隊參謀總長塔馬赤Menduh Tajmag率領下，聯合三軍總司令公佈備忘錄，要求奉行凱末爾遺教，改革政治及結束當前混亂情形。正義黨戴米瑞在軍事干涉下被迫辭職。三月廿六日由退出執「中間偏左」政策之土國最大在野黨——共和人民黨Cumhuriyet Halk Partisi之艾里姆教授，組成以專家佔大多數之超黨派新內閣，力行各項改革計劃。因艾里姆之專家內閣未得國會中各黨派之大力支持，艾里姆曾於十月廿六日及十二月四日二度提出辭職。因軍方之堅決支持，重新組閣，排除原來年輕激進派閣員，改用溫和派學者專家，內政上之改革政策亦採較緩和漸進步驟。

艾里姆三度組閣後，仍遵照三月十二日備忘錄中所提之原則，加速推行土國內政改革。但國會中各黨派雖宣稱支持其內閣，然在重要議案上常有所牽制。加以左派恐怖份子繼續以暴力推行其「人民戰爭」路線，社會秩序及經濟情況依然，未能上軌道。尤其是在紅水村事件後，上述弱點完全暴露。土總統召見黨、政、軍各界領袖會商後，於四月四日發表聲明，要求在土國全面停止政治活動。認為「一年來政治病象並未好轉，此情狀之繼續導致民主政權及國土完整於危險途徑，並醞釀對無政府暴力活動為有利之氣氛」。三月廿五日及廿七日召開之國家安全會議認為總理辭職並不能帶來良好結果。因而要求在全國暫時停止一切政治活動，以利推行各項改革計劃。土總統並要求各黨對該聲明表示建議。

四月六日，共和人民黨表示拒絕總統之建議，認為「反對即使為暫時之停止政治活動」。四月七日，正義黨亦回拒總統以「不分享一言堂民主政權之觀念」。四月八日，民主黨以「我們決不認為有必要走向停止政治活動及轉交憲法權限於政府後所產生之道路」為理由反對總統之建議。民信黨則以「政治活動及政治討論乃民主政治生活中不可放棄之權利，此活動即使為片刻亦不得被停止」之理由回拒之。四月九日，正義黨再度宣稱：「政治討論即使為片刻亦不得被停止」。在國會各黨聯合反對下，艾里姆只有選擇辭職一途。

因四月十一日，蘇俄國家主席包戈尼抵土訪問一週，土國朝野停止國內政治活動。四月十七日包戈尼一離土國，土總統即宣佈艾里姆辭職。四月十

八日，原國防部長梅倫 Ferit Melan 奉總統命組織看守內閣繼續至新內閣成立。

五 結論

艾里姆在土國上下被無政府恐怖暴力籠罩下，按軍事干政尋求改革之要求，組織一超黨派之內閣，治理土國雖僅一年，頗有建樹，現雖因國會各黨之不合作而黯然辭職，但其成功建樹之處，實不容抹殺。尤其是在經濟方面，雖未能完全達到其所預計之目標，但相當數量外匯之儲存，帶給土耳其開發及工業化一條新希望之路。對穩定財政方面亦尋得一些可靠之途徑。艾氏以個人身份，而非以一黨魁身份組閣。能有此成就，可謂相當成功。在內政方面，尤其是消弭暴力行為及打擊叛國分裂主義者之活動，因得軍方大力支持，將主要左派機構及負責人逮捕，穩定社會秩序。使人民重享安寧之生活。

在外交方面，與希臘發展友好關係以解決塞島問題。艾里姆親自訪法國及美國，與之建立更親近之關係。保證土耳其國防安全。同時與北方強鄰——俄國以互相尊敬及信賴，而發展新政治關係。使土國外交更靈活運用。

艾里姆在國會中之無羣衆基礎，為其內閣短命之重要原因。其他各黨皆欲假「早日恢復民主政治」為由，要求提早改選，以便遂行其組閣野心。故對軍人支持之艾里姆改革政府，陽奉陰違，表面上支持其一切改革計劃，實際上暗中阻撓改革法案及計劃之通過。尤其是艾里姆原隸屬之共和人民黨黨魁伊努汝 İsmet İnönü 對其不合作，更是其致命傷。其他各黨則以倒艾里姆內閣為務。故其內閣壽命難以延至其完成各項改革。

民主政治是主張漸進演變，土國軍人在平時企圖以軍事力量作後盾，於短時間內完成各項改革計劃，實違反民主政治一般通則。民主政治即議會政黨政治，艾里姆以個人身份組超然內閣，在民主先進國家中尚會遭遇各種困難，然在開發中國家，人民民主教育及修養尚不足以自治之情況下，忽略「妥協」精神，其改革實難達到預期之目標。

今後土國內政改革事項能否順利推行，端視內閣總理能否控制國會而定。